



塑佛像



绞脸



铁匠

# 寻找老行当

黄昏的巷口,有节奏的嘭嚓声,漫天飞舞的棉絮——弹棉花;一副针线、几张碎布、缝缀得不着痕迹的补丁——缝穷;借别人的灵堂哭自己的伤心事,或者毫无来由也可以哭得满地打滚——哭丧婆……日新月异的工业文明,让传统老行当迅速衰退。如今,这些老行当的传人们也已迟暮,却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!

这些快要淡出人们视线的“老行当”,都被一个叫龚为的胖小伙用镜头一一定格。寻找快消失的记忆,龚为已经坚持了5年多。都说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,寻寻觅觅,龚为已经拍下了245个“老行当”。第6届国际民俗摄影年赛上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意给他颁发了一个人类贡献奖,感谢他记录下了“中国记忆”。

□快报记者 胡玉梅



龚为用镜头记录即将消失的老行当

快报记者 洪波 摄

## 一个摄影记者

怎么说龚为这个人呢?民俗收藏家,还是摄影师?龚为谦虚地摇头:我是泰州日报社的摄影记者!这个80后的大男孩,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;和很多80后不太一样的是,龚为一点也不前卫,相反有几分古朴。他关注的领域比较冷,每天都在搜索那些快消失的老行当,并用相机把它们记录下来,以防哪一天,它们不知不觉中离开了我们。

所谓的“老行当”,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判别标准,通常的

理解是,一个因时代发展而即将消亡的行业。

年轻人都追逐流行,而他为啥偏偏喜欢老行当?龚为往沙发靠了靠,而后从包里掏出一个陈旧的小本子,翻开,里面记录的全是这些年他的行踪。“也许是我的童年和别人都不太一样的缘故吧!”说话不紧不慢。龚为的父亲是兴化市文化馆馆长,闲暇时,爸爸总是带着龚为在文化馆里转悠,看各种传统手工艺展品。

“我从小接触的就是老玩意,什么脸谱啊,老手艺人制作的大刀啊之类的。爸爸也经常给我讲

传统手工艺人的故事。有的时候,爸爸上班了,我就从画室窜到琴房……”在文化馆里呆久了,懵懵懂懂中,这个娃娃从小就对传统老手艺充满了好奇。

稍大些,龚为识字读书了。爸爸仍给他两本书,一本是《天工开物》,还有一本是台湾的《汉声》杂志。龚为说:“我也不晓得为什么,当时,和我一般大的人都对动画片入迷,但是,我对那些偏偏不感兴趣。我最喜欢的是《天工开物》和《汉声》。为啥?《天工开物》记录的都是明代的手工业,而且都是配图片的,这让龚为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。《汉声》也是专门介绍老行当老手艺的,所以我那时期也很喜欢。”

## 补锅老汉背影让他着迷了

5年前,龚为毕业了。他回到了家乡,在兴化市文化局文管办工作。工作清闲,但也让他感到迷茫。2004年夏天,知了在树枝上有气无力地叫着,龚为骑摩托车去兴化城东镇的女朋友家,路上,他看到一位老汉一边挑着担子,一边吆喝“补锅、铜碗哦……”老人佝偻着身影,担子一摇一摆的,背影在夕阳下显得有些沧桑和孤独。

“老汉的吆喝声让我想起了童年,也一下子促发了我的灵感。”龚为被吸引住了,他推着摩托车,跟着老汉边走边聊。老汉叫邵庆高,80多岁了,给人补锅、铜碗已经60多年。说起自己的手艺,老汉连连叹气。铜一个碗要一块钱,一天也铜不到两个碗。虽然是祖上传下来的绝活,但是儿子根本瞧不起,做别的生意去了。

他带着老人到一个青砖小瓦的小巷子里一阵猛拍。但发现,因为太仓促,只拍了人和手艺,却没有拍出神来。懊恼之余,龚为干脆住进了老汉家,全程跟踪采访。整整一个月下来,老汉也被这个小伙子感动了。

“没有精钢钻,不携瓷器活。”说的就是铜碗。龚为接触下来,发现老汉真的很“神”,一个已经破裂的瓷碗,先在手心里溜一眼,而后在裂缝的碗上沿着裂缝钻成几组相对的一半,然后用铜碗钉把它弄牢固,再在裂缝间抹

上盐酸调制的腻子。铜好的碗真正做到了滴水不漏,但是你却看不到铜钉的踪影。

尽管身怀绝技,老汉还是感觉孤独。为啥?没有人愿意跟他学徒,也没有什么生意。但老汉还是坚持,老汉说:“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,舍不得扔掉。”

## 为拍照包下澡堂子

“好多身怀绝技的高人都‘金盆洗手’了,因为实在没啥生意。”龚为说,为了寻找这些老行当,他每天都挂着相机,骑着摩托车大街小巷地转悠,一些老街巷龚为已经踩了好多遍。“现在兴化什么地方有什么老行当,心里很清楚。”

有的时候,老艺人在忙碌,而他又要拍照采访,影响了老艺人们的生意。于是,有些老艺人会不高兴。“我就给老艺人们工钱,让他们心里开心一点。”

让龚为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拍搓背。南京人有句俗语:早上皮包水,晚上水包皮。兴化人也喜欢洗澡。泰州市区内有澡堂子,也有人搓背。可是在市区的这些澡堂子都不给拍。于是,龚为跑到偏远小镇去找,在兴化沙沟镇还真被他找到了。为了让老板答应拍照,龚为答应老板:当天整个澡堂子他包场了。这个包场并不是整个澡堂子的工人只给龚为一个人搓背,而是照常开门接纳客人,照常做生意。只是有一条,拍摄的时候搓背工要一丝不挂,客人也一样。

“当时一下给了澡堂老板好几千,老板乐开了花。只是,把澡堂子的场景拍摄下来,展示在公众面前,搓背工和客人都很为难。怎么办?我又给两个男搓背工钱,他们也同意了。可是客人呢?两个搓背工觉得我也挺不容易的,就把他们的父亲找来了。”龚为拍得很尽兴,在澡堂子里泡了一下午。

## 传统工艺低碳环保

现在提倡低碳。“你知道吗?传统工艺就是低碳环保。”龚为说。以前的人,营养没有现在这么好,几乎没有“黑头”。姑娘出嫁前,绞脸婆就会到来。绞脸婆手上夹一个布包,打开里面就是一根

长长的棉线,绞脸婆用面粉涂在姑娘脸上,而后一口咬住绳子一头,两只手扯紧绳子忙活开来。先是下巴,而后是脸,额头,一点点地绞。绞完,姑娘的脸上变得红润,皮肤也变得格外细腻。“这是因为,绞脸其实就是棉绳按摩人脸部的每一个穴位,加快脸部血液循环。”

除了这个,还有甘蔗机。现在人榨汁,都是用高压电的榨汁机,但是传统的榨汁机可不是这样。龚为收藏了一张看上去像木凳,其实又有点怪异的凳子。凳子中间有个长长的凹槽,板凳上方还有一个雕花的圆板。压甘蔗的时候,就把甘蔗放在圆板下面,通过提手的作用,汁水就顺着凹槽流出来了。“相比高能耗的榨汁机,这个不晓得多环保!又是那么的纯天然。”

## 想成立老行当保护基金会

拍了5年多,有的还正在整理,有的已经出版成了画册。在2008年奥运会上,龚为的老行当照片还进北京,在“祥云小屋”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上亮相,去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给他人类贡献奖。前不久,泰州市委市政府还专门为龚为的老行当照片腾出了展示之地,在望海楼内开设了40平米的老行当摄影馆。

收获了成功,但龚为一点也喜悦不起来,甚至还有点伤感。“这些东西,如果再不记录下来,它们就真的没了。有的老行当,老艺人已经不干了,我再三央求,他们才表演给我看。”这些年传统工艺消失得十分迅速。“我这么做图啥?我就是想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些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绝活。”龚为在拍摄的时候,也收藏了不少老工艺品,在一位老铜匠家里,老爷爷被龚为感动,主动赠送一个刻花的铜盆送给他,老人说,留给儿子孙子,他们未必当宝贝;但龚为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工艺。

“生活中一旦没有了这些老行当,真的会觉得空洞。”龚为说,他打算成立一个中国老行当保护基金会,把高人们集中起来,让他们课业授徒,把这些手艺延续下去。



钉秤